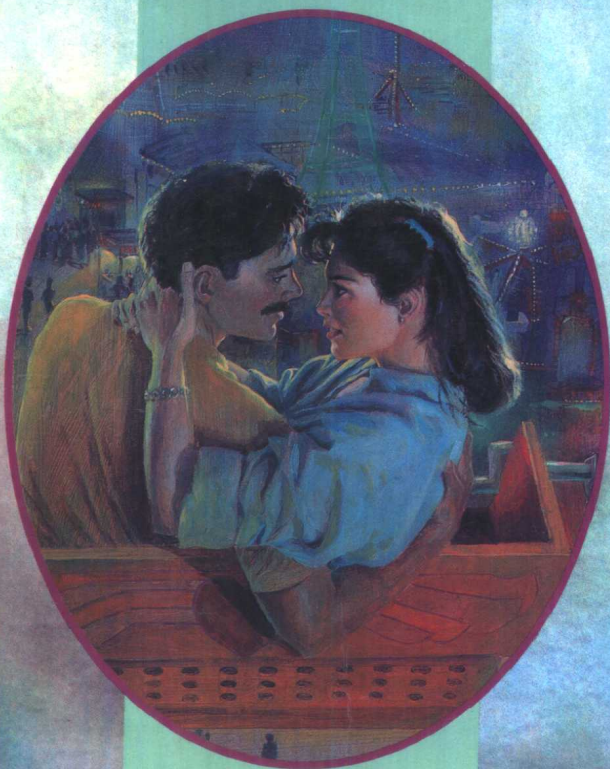


情迷浪漫小说

KISMET® *Romances*

情结千千

TRUE COLORS



[美] 迪克西·杜波伊斯 / 著 胡坚 / 译

by **DIXIE DUBOIS**



情结千千

[美] 迪克西·杜波伊斯 / 著 胡坚 /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桂) 新登字 03 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1年版译出

情结千千

〔美〕 迪克西·杜波伊斯 著
胡 坚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0册

ISBN 7—5407—1633—9/I·1065

定价: 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装帧设计 龚捷
组稿编辑 莫雅平
责任编辑 魏志明

- KISMET™系美国迈托出版公司的商标之一,现已在中国注册。
- 本书版权所有,书中的每一部分未经出版者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进行复制、改编或摘录,侵权必究。
- 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如有相似,实属偶然。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9)
第 三 章	(43)
第 四 章	(69)
第 五 章	(93)
第 六 章	(116)
第 七 章	(139)
第 八 章	(154)
第 九 章	(174)
第 十 章	(195)
第 十 一 章	(209)
第 十 二 章	(218)
第 十 三 章	(245)

第十四章	(269)
第十五章	(287)

第 二 章

妮姬·科罗姆驾着绿色小车拐进亚瑟石油公司未经铺设的停车场，迸起来的贝壳击打着车身。一只翅膀上带着红色的黑鸟受到惊吓，在栖息的柳树枝上一声怒鸣，振翅向印察科斯特运河岸边长满水藻、幼树的沼泽飞去。在这样的星期六早晨，亚瑟石油公司油田办公室外面只有送油的卡车停在那里。远处，一架直升飞机停在起飞台上。飞机旁堆着橙黄色的救援舱和一些巨大的油罐，等待运到路易斯安娜海滨的钻井台上。

“他在什么地方？”妮姬靠在乔治·布鲁克斯的桌上喝问道。

“谁？”这个年轻的送油人惶恐地问。

“你知道是谁。”他应该知道，可她却不知道。今天凌晨，亚瑟石油公司的代表那毫无礼貌的电话把她从梦中叫醒，通知她取消与科罗姆公司的合同。他甚至没有解释原因就挂了电话。

如果不是在盛怒之下的话，她也许已注意到乔治通常微笑的嘴角那一丝哆嗦以及他坐下时握着咖啡杯的手在微微颤抖。

“这不好，妮姬，你不能进那儿。”他瞟着通向里面办公室的门说。

“在这里？”她边朝门走边问。乔治还没来得及阻拦，她已进到了房内。她关上门从里边反锁好。这个电话让她天蒙蒙亮就开了30分钟车，此时仍怒气未消。她不能就这样让乔治赶走，她要找到办法夺回合同，或即使失掉至少也要好好教训一下早上给她打电话的那个傲慢的狒狒。

乔治徒劳地拧着门锁，呼喝她出来，妮姬已抱着双臂巡视着屋里。这间办公室她很熟悉，她曾在这儿和亚瑟石油公司弗明区的总裁兰道夫·格兰姆进行过几次艰苦的谈判。跟大多数石油公司的办公室一样，这里也处处透着

严肃。会议桌四周放着一圈紫绒面的椅子，一排金属文件柜是室内的主要陈设。

妮姬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她面对的是一堆堆文件，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桌面。文件柜靠墙排列着，敞着空荡荡的抽屉。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尽管看来对付这一堆乱七八糟的文件两个人根本不够用。

电话是一个男人打的。妮姬要找的是个男人。她带着野性的眼神盯上了其中的一个。那个人正跷着腿支在桌上，手拿着剃刀刮着强健的下颌。她猜测那双鞋足有 12 码长。没错，电话里的声音很可能就是从这个宽阔的胸膛里发出的。这就是她要找的人。

房间里的另一个人是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穿着鲜嫩的亚麻料白色套裙，对妮姬的出现立即显出厌恶来。她从电脑工作台后立起，侧身摸向电话，两道黑黑的眉毛拧到一起，一副职业皱眉的样子。“对不起，”秘书张嘴说道，但语调中没有一丝对不起的意思，“可是……小姐！”没等她说完，妮姬已经不理不睬地绕过她的工作台来到了大鞋后的男人旁边。

妮姬手插着大衣兜，站在台前，两眼危险

地闪烁着。但是对视的那双极富穿透力的灰色眼睛一下使她忘记了自己为何发怒。那是一种银子般的灰色，在笔直漆黑的眉毛下显得无比深邃。她突然觉得自己无法避开那双眼睛。

他的脸棱角分明，呈现出日晒后健康的古铜色。黝黑的头发又短又厚，向后梳着，露出满是智慧的额头。笔直的鼻子下面留着一缕整齐的胡须，人中宽长，笑的时候胡子微微张开，下唇感伤地颤动着。

过了足足有几分钟时间，妮姬意识到有人在拉她的胳膊。她低下头发现秘书修剪得很优美的手正拉着她的小臂。她看看这双手，犹如看着一条死鱼。

“对不起，”秘书委屈地说，“亚瑟先生不能被打……”

“没有问题，斯纹索，”朱力安·亚瑟打断她，浑厚的声音里透出一丝嘲弄的意思，“我正想会会这位年轻的女士。”

亚瑟这个名字并没有吓倒她。她转头看着秘书出去，一边尽量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亚瑟石油公司在路易斯安娜这边究竟想干什么？为什么他要取消他们的合同？

妮姬回转身面对朱力安·亚瑟并努力屏住呼吸。她现在可以根据亚瑟石油公司新闻报道栏目中的图片辨认出他了。不过那些照片只显示了他一个大概。

亚瑟站了起来。他很高，比五英尺七英寸的妮姬足足高出一头。她注意到自己平视的眼睛正好对着他敞开的领口。他的外套和领带撇在椅背上，敞开的白衬衫罩着他宽宽的肩膀，强烈地衬托出他深棕色的皮肤。袖子往上卷着，露出小臂上强壮的肌肉。一条深色西裤衬出线条优美的臀部和看上去十分强健有力的双腿。

对于男人的目光妮姬经常能保证无动于衷，并且能以欣赏的态度品评对方的外观。但是这个男人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他与众不同，有一种吸引力如一股暖流穿过她。他有一股令人心动的力量。

妮姬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毫不掩饰地赞赏这个男人。她赶紧把目光移回那人的脸上。他如同雕塑般的脸上露出一丝自得的微笑。

“噢！你别站起来！”妮姬急促地说。真糟糕，她觉得一阵红潮涌上双颊。这家伙就是自

己来这儿要找的那只傲慢的狒狒，她提醒自己。就是他刚才要把科罗姆公司搞破产。“低头怒视一个人不难，但要仰起头怒视一个人就不那么有效了。”

那人的两道黑眉往上扬了扬。银灰色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幽默，犹如阳光从飞奔的云彩后冲出。“亲爱的，如果我用这种眼光怒视你……”他以牙还牙，目光悠闲地扫过她那被针织品紧绷着的高高耸起的胸脯和充满女性曲线美的下身。“你也许会误解我在想什么吧，小姐……？”

“是太太。”妮姬乏味地更正道，一边从头上摘下安全帽，翻转过来扣在两人之间的桌上。“科罗姆公司”几个字清清楚楚地印在背面。“科罗姆，尼科拉·科罗姆。”

空气一下凝固了。

亚瑟的目光眯成一条线。他随手打开一个贴身公文箱，选择桌上的一些文件放进去，“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科太太。”

“可我有很多话要说！”妮姬打断他，怒火中烧，“也许你习惯于把别人的事当作儿戏，但我从不这么做。当为科罗姆公司工作的人问为

什么他们正处在被解雇的边缘，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回答。那将是什么呢，亚瑟先生，难道就是‘对不起，伙计们，尽管在印第安那干了十年，亚瑟公司一句解释的话都没说就把我们抛弃了’？”

“这就是为什么，科罗姆太太。”这位亚瑟先生一挥手，指着堆积如山的案卷说。这些案卷有的是测试报告，有的是运输报告，还有的是日报表，其中还有妮姬自己潦草涂写的东西。“我不想让人把我当个傻瓜似地白白拿走我一百五十万美元。”

妮姬盯着他，用颤抖的手理了理自己赤褐色的头发。她实在搞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指的是停工期所损失的收入，”妮姬申诉道，“我不应该为你那些二流的次品设备负责。如果你已经看过我的报告，你应该知道每次停机我所花的费用，这些停机通常是设备出故障，我还列上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如何防止的建议。格莱姆斯在这上面一分钱也不想花，他和我谈过无数回。我不愿搞得措手不及，也不愿回避现实。如果他因此向你建议中止我们的合同，那么……那么……

噢，这个下流坯！”这时候，妮姬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谈话的对象。就这么回事，傻瓜！她自己说，可能的话应该尽量同这个男人保持一定距离！

她在大衣兜里攥紧拳头，转回身，猛地踢了一下旁边的椅子，一股怒气全撒在了这张金属腿的折叠物上。椅子发出了一声令人满意的哐当声。如果此时妮姬敢于回头看看背后那个盯着她的男人，她就会发现那张黝黑、英俊的脸上现出了为难的神情。但她没有回头看，她正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失败的懊丧占了上风。她不能不发脾气，这怎么向鲍勃·科罗姆交待呢？

“科罗姆太太？”

“什么事？”她回过身，目光抓住了那双富于洞察力的眼睛。

这双眼睛！它肯定会她在她脑海里留下永久的记忆。当然，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那双眼睛：一会儿充满热情，如云如雾；一会儿平静、坚定、冷漠。此时此刻是充满了翻腾的激情，掩藏着智慧的活力。她无法抓住这双虚无飘渺的眼，反倒感觉这眼

神像一把刷子在梳洗着她。

妮姬为自己的胡思乱想吃惊，眨了眨眼，迫使自己回到亚瑟的话题上来。

“你的意思是说你并没和格莱姆斯沆瀣一气？”

妮姬做了个鬼脸，科罗姆公司又有了一线生机。她鄙视兰道夫·格莱姆斯，也没有必要隐瞒这种想法。凭直觉，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能看透一切谎言。“没有”她僵硬地回答。这时她突然脑子一转，意识到她刚才说的一切总是与格莱姆斯有关。“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沆瀣一气？格莱姆斯在哪儿？”

亚瑟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他交叉着双臂，慢慢走到窗前，欣赏起运河里拖着长长驳子的拖轮。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负责科罗姆公司的？”他头也不回地问，“几年前，我记得出面的是一个老头，叫鲍勃·科罗姆，长着厚厚的灰白色的头发。他有个儿子，精力充沛，是登陆舰的水手。”

“那老人是我的公公。现在这还是他的公司，但他目前身体欠佳。”

亚瑟犹豫了一下，问：“那么，你已经结婚了？”

“是寡妇。那个水手，死了，是一次事故。”

“对不起。”亚瑟转过身面对着她，黑黑的眉毛轻轻扬了扬，若有所思。

妮姬点点头，对他的吊唁表示接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每个人都对她表示同情。同样是很长时间了，她觉得再如此彬彬有礼地回答那些同情的话实在是太虚伪了。她并不是对保罗的死无动于衷，绝对不是。她不可能希望他或其他任何人死。但她也绝对没有因为不再是保罗的妻子而痛不欲生。妮姬深深吸了口气，问：“亚瑟，格莱姆斯在什么地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格莱姆斯，我得说他正在去里约热内卢的飞机上，携款一百多万美元。”

妮姬瞪圆了眼睛，扫视屋里乱七八糟的案卷，突然明白了。亚瑟公司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都在这些发票、工作记录和每日报表上。“是贪污吗？”

“现在还是猜测，每个人都在猜他到底吃

了多少回扣。”妮姬注意到他在说回扣时的重音。当他讲述此事的大概经过时，她也注意到他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她的反应。

由于对格莱姆斯非常了解，当亚瑟讲述格莱姆斯如何让当地的几个关系公司多开发票回退利润时，她一点也不吃惊。这位亚瑟公司的监督员竟然成立了自己的傀儡公司，让亚瑟公司付款给根本不存在的劳务和设备。终于使休斯顿地区的

亚瑟说：“所以，这一切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次力量·亚瑟要亲自出马了。”

“因为，格莱姆斯是我家的世交。我父亲和亚瑟从小就在一起。几年前，当他找到我要求一个工作，立刻就给他安排了职位。所以当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向我就他的花费问题提出质疑时，我只能亲自出马，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可是休斯顿方面有人向我告发：他已经匆匆逃跑了。”

“所以你就给你认为有可能卷入其中的每个公司都打了电话？”妮姬不信地问。

“我并不想此事发生。”